

開放文學－風花雪月－返生香
第八回 環佩遙聞巾遺曲榭 笛歌迭奏劇演陽關

迨席散，已在下午三時。台上方演武劇。一時槍刀駭目，鑼鼓喧天。丹初不耐煩噪，潛行而出。慶子隨之。瑤叔亦蹤於其後。二人互商避囂之處，不如曲榭為佳。蓋是處沿岸栽梅，如雞骨綠萼馨口等種，不下數□枝，含花半綻，清香襲人。丹初倚榻少休，瑤叔則俯首臨流，徘徊自顧其影。忽聞慶子呼之曰：「西洋婆來矣，避之。」瑤叔回身入室。丹初亦起，同窺於窗幃之隙。果見隔岸有婢僕一群，簇擁六七婦女，徐行向西，中一少女，穿藍剪絨裙襖，冠翹翠羽，耳綴明璫，實則華女而洋裝者，貌不逾中人姿。丹初訝曰：「今日女賓，僅趙范黃三家，此誰家妹，君識之否？」曰：「不知。惟曩聞擷哥言，黃有第三女，妝飾奇衷，西服旗袍咸備。彼邂逅之日，則作男子裝，詎即斯人邪？」言次，見西裝者之前，一鴨蛋臉，年當花信之女，顧謂較肥之女曰：「二妹步履蹇澀，如此園亭，絕勿賞覽，矧無他客？乃低首作新嫁娘態，悶損煞人。三妹且前，吾與爾同行。」厥聲頗揚，馥馥掩口而笑。洋裝者應聲曰：「諾。」革履躊躇而前。且謂姊勿笑二姊，吾儕隨處逗留，勞伯母久待矣。擷珊之婦羈曰：「已遣陸嫗報吾姑。趁此演戲，客無至者，少事留連，否則催請者至矣。」丹初低語曰：「據其稱謂，三人皆黃道之女，不問可知。」瑤叔指與西裝並行曰：「此即黃道長女，吾曾一面，彼家居無客不見。吾畏其健談，避之勿遑。」丹初且聽且窺。見靜嫺之右，一女年約□五六，御豆沙色皮襖，元纒長裙。美雖亞於靜嫺，然靜嫺蛾眉時蹙，彼較俊朗，妝束簡雅，亦相彷彿，非若眾女之珠圍錦簇者。脫以二女喻花，則靜嫺梅，而此女水仙耳。丹初歎曰：「佳人獨立，未必無雙。一旦置身脂粉錦綺之中，勿為穠豔所奪，斯乃真美。此語惟小姐當之無愧。今此妹足稱伯仲矣。」瑤叔狀若勿聞。及見眾渡板橋，急曰：「彼等將來此，吾儕去之。」丹初搖首曰：「彼等先吾儕蒞此。今往觀劇，奚慮其來。君勿信，吾有證在。」且指殿後一女曰：「斯人雖過盛年，而風韻獨絕。察其骨氣，決非奴廝，挽扶兩女何耶？」瑤叔笑曰：「先生愛是人，吾當偵之。脫可致者，足供洗硯焚香之役。」丹初勿答。繼見彼等折而南，冉冉入林樹中，遽拍瑤叔肩曰何如。曰：「證安在？」丹初於山茶盆几後，出一雪紡之巾，上繡水草，掩映魚苗數尾。與瑤叔曰：「此為兩面繡，細密無痕，決非傭婢所用，購諸市肆者，是可知彼等先來，遺忘於此耳。」瑤叔疑靜嫺所遺，遽置於袋。與丹初倚榻而談，謂吾盼日落，一觀先生歌舞。丹初笑曰：「禮無勿答。吾亦欲君一試，習之未熟，恐貽知音笑？」言至此，慶子去復返，謂主人請於先生，二人匆匆遂返。楊公迎謂丹初曰：「領班來請點戲。顧自趙范二公外，咸謙委未肯下筆，不如煩丹翁開單。」眾客稱善。丹初微笑曰：「下走今夕願獻薄技，為夫人壽，以博嘉賓一粲。特是生疏已久，脫有誤者，願諸公顧而教之。」此語一發，聞者滋者。而主人尤樂，謂君肯登台，不若申水滸為佳。雲岩大笑曰：「宋江耶？」客之會意者，哄和之曰佳佳。於是丹初客串一事，內外咸知，莫不思先睹為快。主人以昆劇宜聆音，令席散後開鑼。黃大小姐聞之，以居高臨下，夜間殊欠明晰，請於夫人，謂勿如設座西廊，夫人諾之。京戲未散，諸賓咸離座，隨意休息。黃道特邀趙公雲岩及丹初，談於春星堂後。四顧無他人，遂謂雲岩曰：「晚有四女，最小者貌既勿惡，又知書工組繡，為繼配內子所生，與此間宋君年相若，意欲附為婚姻，特求老先生執柯。便時煩與德翁言之。吾知宋夫人雖在，婚事固德翁主之也。」雲岩笑曰：「此禁鬱，閣下烏可近。」黃道瞠目勿解，丹初述其故。黃頗失望，遂問文定乎，趙曰未也，黃似勿信。趙曰：「楊宋兩姓，僅關年誼。乃父歿時，雖托孤於仲芳（楊公弟字）視為寄子。此特婦女徇俗，初無服制。乃仲芳夫人歿，瑤叔居然持服。」黃曰：「此意或出夫人。」曰：「要亦難言，特德翁愛弟，過於愛子。而靜嫺又為丁夫人所撫愛，殆以長子不祧，有女衍男宗之意乎？於君居此，必有所聞。」丹初曰：「然。婢僕咸知之，嘗背稱瑤叔為嬌客。蓋居停愛女甚，又深知宋君情性，東牀之選，自較外人稱意。二人固天生佳偶也。然敏甫亦佳子弟。」黃歎曰：「吾亦云然。但此女擇婿，權操內子，彼獨屬意宋君。」言未已，僕請赴宴，言遂中斷。時則華燈四照，盛宴重開。趙公於主人前，頗譽丹初才藝。主人歎曰：「丹初事親孝，臨財介，忠於任事，足以托妻寄子。今茲橐筆江湖，廁身於墨客騷人之列，可謂不幸之尤。若以才藝識丹初，失丹初矣。」丹初隔座聞之，頓覺一縷酸楚，哽喉塞鼻，不能復坐，潛起入園。無何鉦鼓開台，觀者畢集。循例演賜福慶壽已，即雲岩所點之卸甲封王。一時雪竹冰絲，和歌合拍，令人有燥釋矜平之樂。而座中人觀聽一變，亦覺較京劇為佳。擷珊酒力漸醒，四顧不見瑤叔，詢敏甫。則曰：「彼欲觀於先生扮演，已往後台，謂無事不須覓彼。」言次，聞雲岩謂諸客曰：「曩在京師觀劇，每見帖旦多肥，淨少魁碩，唱作雖佳，未免憾事。諸君觀此角，音洪力足，亦儒雅，亦威嚴，殊合關壯繆身分。惟體格委瑣，人材倒置，雅樂殆將衰乎？」楊公笑指台上曰：「人材相稱者至矣。」蓋訓子刀會之下，接演劉唐。丹初中袍登場，觀者精神一振。良以識曲者雖甚鮮。而水滸一傳，婦孺咸知。矧丹初道白清晰，聽者易解。及至刺惜一劇，愈演愈肖，眾人嘖嘖，謂為客串所僅見，歎觀止焉。維時夜冷風嚴，敏甫思添衣，獨行殊覺寂寞。而瑤叔仍不至，又勿欲擾其觀聽，以是悵悵登樓，吸煙休息。久之歸座，但見眾目睽睽，集注演台之上，遂亦拭目鏡視之。但見一巾生，揚鞭而出，數卒擁之，作呼導聲，蓋折柳陽關也。此生美如冠玉，英秀至無倫比。一時觀者擊賞，竟贊其聲容之妙。即厭倦如黃道，亦復撐其倦眼，顧謂主人曰：「如此青年，即京劇吾亦罕見，況昆戲耶？」主人曰：「待丹初來問之。此人年未及冠，固能求學，可卜飛騰。囿於此道，不亦惜哉。」趙公等羈曰：「德翁言然。脫為境所迫，吾儕資之可也。」時敏甫座近西廊。簾中人語笑聲，隱約可辨。觀至茄鼓聲喧，李雷留連泣別，但聞兩女子，喁喁絮語。一人曰：「四小姐癡矣。此戲耳，烏可認真。」一人答曰：「吾家小姐亦然，不見其拭淚耶。」敏甫至此，不禁一笑。而客座中嘩然曰：「人間能得幾回聞，丹翁神乎技矣。」回顧則丹初已在。楊公詰巾生姓名，意欲一見。眾亦傍加攛掇。丹初微笑曰：「此人亦世家子，才學一二出，偶爾遊戲，未肯現廬山真面。」楊公歎曰：「神龍現首不現尾。此子殆猶龍乎？」既而曲終客散，時鐘已指四時。主人腹飢，乃呼進粥。瑤叔始頹然入座。丹初指謂主人曰：「龍來矣。」言已大笑。楊公勿解所謂。敏甫忽悟，笑指瑤叔曰：「無怪覓汝不得，乃背人作此狡獪耶。」言已，擷珊亦恍然曰：「是矣，吾固疑之。」既曰：「此於先生誑語耳。彼人眉目較長，體亦較高。」丹初笑曰：「此易辨。靴底高而網巾紮額故也。」楊公訝曰：「串李□郎者，即穎兒耶？吾乃勿信。」丹初長揖告罪，謂咎不在宋君，願主人勿責也。楊公止之曰：「此何礙。王公貝子，尚以清串為榮，寧重賞勿惜。矧此三五少年，正東涂西抹時，偶爾登場，且非賣座，又奚責也。惟此事滋難，嘗見客串者，大都舉止生澀，有手足莫措之狀。君究於何時授之，吾乃未聞。」擷珊羈言曰：「阿父未知。彼二人，夜間無事，裝神弄鬼者久矣。」敏甫笑曰：「擷哥聞見，究不若吾之切近。嘗聞穎弟夢囈，莫非曲詞道白。翌日語之，則堅賴勿承，寧不可笑耶。」